



◀ 山东汉代画像石上的盘鼓舞

□孙葆元

汉舞配鼓，击鼓起舞，舞步铿锵，水袖柔曼，所以汉代多鼓舞。最著名的舞蹈是“盘鼓舞”，把一排鼓在地上摆开，舞者踏着鼓面跳，脚上的节奏和着鼓的节奏砰砰作响，踏鼓而舞，就舞出了一个朝代的魂。从汉代的刻石画像上看，“盘鼓舞”不是一人独舞，而是多人群舞，对舞者要求极高，倘若一个人的脚步杂乱，鼓声就不齐整，那个舞就失败了。然而“盘鼓舞”又是婀娜中透着威武雄壮，鼓上彩女如云，脚下鼓声如战阵、如沉雷。

两汉四百余年，汉初山东地界设五郡，每一个郡都有封王。按汉制，郡王有等同于中央政权的机构设置，《汉书·诸侯王表》载：诸侯王国“官室百官，同制京师”，这样一来，诸侯王不仅在地方治理、赋税等方面有极大的自主权，在宴乐上也有极高的等级，由此催生了歌舞的繁荣。“盘鼓舞”被张衡直接用《舞赋》记载下来：“日亦既昃，美人兴而将舞，乃修容而改服；袞罗縠而杂错，申绸缪以自饰。拊者嗽其齐列，盘鼓焕以骀罗。抗修袖以翳面兮，展清声而长歌。”辞赋中说，日既将落，舞女们准备献舞了，化了妆并穿好舞蹈的衣裳，那舞衣纹饰交织，只见她们整齐地站好，把鼓也按序排列，在伴舞的清歌声中以袖掩面，表演即将开始，观众已经报以热烈掌声。何等好舞，如此悦人？

张衡继续描写汉代舞者的曼妙：“于是蹶节鼓陈，舒意自广。游心无垠，远思长想。其始兴也，若俯若仰，若来若往。雍容惆怅，不可为象。其少进也，若翔若行，若竦若倾。兀动赴度，指顾应声。罗衣从风，长袖交横……姿绝伦之妙态，怀恹素之洁清。修仪操以显志兮，独驰思乎杳冥。在山峨峨，在水汤汤。与志迁化，容不虚生。明诗表指，擘息激昂。气若浮云，志若秋霜。观者增叹，诸工莫当。”这是汉代记录舞蹈的仅有的文字，不吝华辞，描述了舞伎绝妙的表演技艺。她们开始跟着脚登上盘鼓，神态已经进入舒意远思的境界，即刻舞起来，在鼓上仰俯，在鼓上穿梭往来，连表情也进入舞的境界，一忽儿雍容，一忽儿惆怅。她们若行若翔，一忽儿热烈，一忽儿肃静。罗衣舞成了风，长袖在空中交错，那舞姿让人寄情于诚实与清纯、操守与宏志。山巍峨、水浩荡，能载起这样的情志，实在是令人服膺感叹。作者一连用了几个“志”字，把舞情与世情联系到了一起。汉舞舞出了人生的慷慨，舞的艺术达到了教化观众的高度。

汉舞的主要记载来自汉代石刻，山东嘉祥汉画像石上有一组“盘鼓舞”的定格令人叹为观止。地上排列五面鼓，只见一个舞者以身体跌倒状用双膝、双脚趾和一只胳膊触及五个鼓面，脸仰视天空，两边各有一个击鼓人，这是鼓上的“摔”艺，是高超的舞蹈技艺。然而“盘鼓舞”最美的舞姿是腰功。张衡笔下的“怨西荆之折盘”，说的就是腰功，词意已经很遥远了，幸亏唐人李善有一句解释，说“西荆即楚舞也”，折盘是舞貌。于是我们恍然大悟，汉画像刻石上的舞者皆腰肢婀娜，那是汉时的审美。

安丘的汉画像石上还记载了“巾舞”。舞者是一位男性演员，头戴缨冠，一脚踏鼓做弓步，一脚着地，手里挥舞着一根菱纹彩巾，长巾在空中飘出了变幻莫测的曲线。这种“巾舞”让我们立刻联想到敦煌的飞天和伎乐天披着长巾飞舞

【文化杂谈】

留在汉代石刻上的舞姿

的形象。舞的艺术演变着、进化着，进入新的时代，今天舞台上的长绸舞，在时空中把几个朝代的长绸连接到一起，舞出了中华韵致。正如《舞赋》所言，“香散飞巾，光流转玉”。此外还有袖舞、旖舞、花棍舞、腰鼓舞等等，舞出了一个载歌载舞的汉朝。

这些舞蹈在山东出现，有它的历史规律性，它们都没有大的场面，只是小规模演出。山东各地是郡制，远非京都。班固在《东京赋》中说长安祭祀的舞是“歌九功，舞八佾”。佾是行列，一佾八人，八佾就是六十四人。八佾是为天子舞的规制。当年孔子对鲁国的正卿季孙子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他不允许地方诸侯僭越王制，对其进行了严厉的责备。

四百年汉朝，舞蹈艺术家无数，大都走入历史的夕阳中，若不是那些石刻画像，我们几乎无法想象她们的舞姿。只有一个人留下了芳名，她就是山东定陶人戚氏，她是汉高祖刘邦的爱妃，人称戚夫人，不但美丽，而且舞姿超群。高祖出巡，陪驾的不是吕后而是戚夫人，这样刘邦就为他最爱的人埋下了祸根。《西京杂记》记载：“高帝戚夫人善鼓瑟击筑。帝常拥夫人倚瑟而弦歌，毕每泣下流涟。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归》之曲，侍妇数百皆习之。后官齐首高唱，声彻云霄。”《史记》也记下了戚夫人的悲剧。她的受宠让她惊慌失措，能够摆脱来自吕后的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让自己和刘邦的儿子继承皇位，刘邦也意识到这一点，然而吕后的儿子刘盈已经确立，吕后与诸大臣在宫中结成强大的利益集团，刘邦也不敢轻举妄动，面对苦苦哀求的戚夫人，只能好言抚慰。历史记下了这一幕，当时戚夫人哀婉地起舞，刘邦高歌伴舞，唱道：“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一曲未毕，戚夫人泣不成声。不出戚夫人所料，刘邦死后，吕后立刻对她痛下狠手：砍去四肢，剜去双眼，以药石催其聋哑，再扔入厕中，赠名“人彘”。唐人李昂写了一首《赋戚夫人楚舞歌》纪念她：“定陶城中是妾家，妾年二八颜如花。闺中歌舞未终曲，天下死人乱如麻！”把戚夫人为之献舞的那个时代写得一针见血。

舞蹈不是汉代舞台艺术独立的门类，在民间与杂技、音乐、滑稽表演、武术以及被叫作幻术的戏法表演混合着进行演出，由于门类庞杂，时人称之为“百戏”。本是文化艺术领域的活动，却被一部政治经济著作《盐铁论》记录下来。盐与铁是西汉时期国家专控的物质。汉昭帝始元六年召开了一次盐铁会议，讨论盐铁官营、酒类专卖等经济问题，《盐铁论》是会议记录。在“崇礼”篇中却有这样的文字记载：“夫家人有客，尚有倡优奇变之乐，而况县官乎？”家里有客人来，主人以倡优艺人的表演待客，演出“奇变”的戏法等节目娱客，何况官家？说明百戏表演已经进入家庭、官府等各个领域。“散不足”篇记载：“今富者，钟鼓五乐，歌儿数曹。中者鸣竽调瑟，郑舞赵讴。”是说，富人在家钟鼓宴乐，豢养着无数家伎，吹竽调瑟，唱赵地的歌，跳郑地的舞。西汉的社会现象使我们看到了文化艺术与政治、经济的紧密结合，一个艺术品种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是为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服务的。

河流静寂

□安宁

一条河，要走多远，才能抵达一个遥远的村庄呢？会像一个人的一生那样长吗？或者像一株树，历经成百上千年，依然向着它未能抵达的天空茂密地生长。再或是从大地的深处，从某个神秘的山谷里流溢而出，又穿越无数个村庄，途经无数的森林，才成了某一个村庄里的某一条河流。或许，一条河与一个村庄，是上天注定的爱人，它们未曾相见，却早已相恋，于是便用尽了平生的力气，去完成这一场浪漫的相遇。

不知来自何处的沙河，就是这样爱上我们村庄的吧？没有人知道沙河来自何处，又流向哪里。村庄里最年长的人，也只能模糊地说出沙河所流经的村庄，除了我们的孟庄，还有邻近的张庄、李庄，或者王庄。这些村庄的名字，如此平淡、朴质。如果我可以飞到天空上去，俯视这一片被沙河穿行过的大地，一定会看到那些大大小小的村庄有着几乎千篇一律的容貌，它们被一块一块整齐划一的农田安静包裹着，像是一只只在地上悠闲吃草的黄牛。那一栋栋紧靠在一起的房子，上方，有炊烟袅袅升起，是这些有着浓郁烟火气息的炊烟，让大地上面目模糊的村庄变得灵动起来，不仅有了生机，还有了温度和一抹让人眷恋的柔情。而那些从未知的远方浩荡而至的河流，或许在每一个村庄都有一个不同的名字，人们将它流经的那一段当成自己村庄的一个部分，至于这条河流在另外的一些村庄或者旷野、荒原上有怎样的故事，又历经怎样的曲折，都无关紧要。在时间的汪洋中，它们最终化为人们口中的传奇。

就像环绕着我们村庄的沙河，只是因为河底的沙子太多，冬天断流后，会裸露出全是黄沙的河床，便被扛着锄头经过的某个老人很自然地称为沙河。生老病死、悲欢离合，日日在沙河的两岸上演。从沙河对岸的村庄里嫁过来的女人们，常常定期地抒发她们内心对于生活永不枯竭的欲望。不过是隔着一条不太宽阔的沙河，站在自家的平房上，甚至能够看到娘家屋檐上停落的两只鸽子，或者一排飘摇的

茅草。黄昏，暮色四合，能听到河对岸有女人沿街呼唤孩子回家吃饭，那孩子或许就是本家的侄子，她出嫁的时候还曾给她抱过鸡的。但对于女人来说，沙河依然像银河一样，将她与做女儿时的幸福时光面无表情地切割开来。除非逢年过节，因为忙碌自家的琐碎与生计，村里的女人们很少会跨河去，到娘家空手走上一圈。回娘家，那意味着需要郑重其事地提一书包不显寒酸的礼物和一箩筐准备好的漂亮话，才能跨进家门的，否则，将会给以后的交往带来揪扯不清的烦恼。那些烦恼像盖了多年的棉被，里子起了毛球，在冬天的夜里，摩擦着粗糙的肌肤，让人辗转反侧、无法入眠。

等到了夏天，沙河里的水每天都在哗啦哗啦地流淌。如果闭上眼睛，会以为那是风吹过树林发出的响声。正午，河的两岸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就连知了也暂时停止了鸣叫，躲到树叶里小憩。对岸有一只老狗，蹲踞在高处的土坡上，不声不响地俯视着河水缓慢向前。河的中央，有一两片被虫子啃噬得千疮百孔的梧桐树叶，正打着旋儿，时而亲密地缠绕在一起，时而被冲刷到两岸，被丛生的杂草拦住，无法浮动。鱼儿在清澈的河底欢畅地游来游去，它们从不会像落叶一样飘向远方，它们贪恋这一方水土，好像这里是它们永久的家园。

黄昏的时候，所有的晚霞都落进了河里。于是河水便红得似火，好像正在燃烧着的天空。整条河都动荡起来，似乎有什么隐秘的故事即将发生。一只鹰隼尖叫着划过被晚霞铺满的天空，一列大雁排着长队浩荡地穿过村庄。一切声息，都在黄昏中下落、沉淀。大地即将被无边的黑色幕布悄无声息地罩住。

静寂中，沙河的水声，从地表的深处向半空中浮动。那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直至最后，风吹过来，整个村庄里，只听得见一条河流自遥远的天地间喷涌而出，而后沿着广袤的田野，不息地流淌、向前，并掩盖了尘世间所有的悲欢。

河流的两岸，女人找寻孩子回家的呼唤，一声一声，又响起来了。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孔昕 美编：陈明丽